

西部

赵本夫 著

Into The West

流浪记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西部流浪记

赵本夫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部流浪记 / 赵本夫著 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, 2018.6

ISBN 978-7-5594-2256-9

I . ①西… II . ①赵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18335 号

书 名	西部流浪记
著 者	赵本夫
责任编辑	张 黎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排 版	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	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10.125
字 数	220千字
版 次	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2256-9
定 价	45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上 卷

西部流浪记·····	003
------------	-----

下 卷

碎 瓦·····	147
书 痴·····	188
老 肖·····	191
老 袁·····	194
杂货店主(上) ·····	197
杂货店主(下) ·····	199
老 道(上) ·····	202
老 道(下) ·····	204
冥 路·····	207
蒋寿山·····	210
马校长·····	213

童年拾零·····	217
灶 窝·····	221
听 戏·····	224
先生风骨随秋去·····	227
难忘我的父亲	
——患病的父亲·····	231
街 头·····	236
赵集古寨·····	243
老人和楼·····	247
接母亲过年·····	249
母亲的奥运·····	251
别一样人间——访日纪行·····	254
我的日本朋友·····	264
致小虎·····	268
老 树·····	272
边界小村·····	274
蹴 鞠——岳庄民趣·····	277
退思园·····	280
穿越沙漠·····	282
告别三峡·····	286
生命的厚度·····	289

美国草·····	292
青田古桥·····	295
筑巢者·····	298
孩子的问题·····	301
家乡的茶·····	303
不亦快哉·····	306
过年的味道·····	309
简化生活·····	313
请加一只热水瓶·····	315

西部流浪记

年轻时做过一个梦，我的遥远的前世是一位青年将领，战死在西部沙场。奇怪的是，这个梦做过多次。场景不甚清晰，也不算模糊，就在一片戈壁滩上，千军万马杀成一团。我骑一匹深色战马，挺一杆长枪，率领士兵冲来杀去，最后只剩下我自己，被敌人团团包围。虽奋力拼杀，还是突不出去，最后中枪坠马，而且是肚子上左右连中两枪。我没觉得疼，只像棉花一样落到地上。在坠马的瞬间，我看到尸横遍野。接着一阵狂风掠过，大地一片空茫，只剩下我独自躺在那里，那匹深色战马仍然守在我身旁……

显然，这是一个英雄梦。不知是因为年轻时特别喜欢边塞诗，还是因为家乡徐州是个古战场，关于战争的记忆融进每一个少年的血液。但不管怎样，那个梦让我在很早以前，就对西部有了感情和强烈的向往。我想看看那是一个怎样神奇的地方，引得一代一代人在那里征战杀伐。“月黑雁飞高，单于夜遁逃。欲将轻骑逐，大雪满弓刀。”唐代诗人卢纶的这首诗，描述的是战争，却没有血腥。一千多年过去，再读此诗，就只有诗的意境了，甚至能感到一种嬉谑。

西部已经是个宁静的地方。那里再没有刀光剑影。



山西黄河壶口



在黄河壶口

很多年后，我终于去了西部，而且是去一趟又一趟，有点收不住脚了。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，我去过除澳门外中国所有的省市和地区，也去过近二十个国家，我几乎没写过游记之类的作品。特别是，能吸引我再去一趟并且是反复去的地方，只有中国的西部。

那真是一个诱人的地方，它淳朴的民风，神奇的山水，茂密的森林，广阔的草原，浩瀚的沙漠，纯净的蓝天白云，自由的飞禽走兽，乃至无边无际的荒凉和宁静，都叫我深深着迷。我喜欢一切纯自然的东西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，我曾多次去过西部，有时是去讲课，有时是参加作家采风团活动。这种活动是有组织的，吃、住、行

事前安排好，看的是当地一些著名的景点，时间也是定死的。这种走马观花式的采风，能看到一些东西，但总觉得不够尽兴，不够真实，只是浮光掠影。而最主要的感觉是不够真诚。对于西部，去的次数越多，就越是会有敬畏之心，越应有虔诚之心，如果只是像蝗虫一样掠过，就亵渎了这片神圣的土地。

我一直准备着一次单独的西部行，准确地说，是去西部流浪。我的计划是不住大城市，不和当地作协联系，不找人接待，不住豪华宾馆，吃、住、行一切由自己来。大方向是西部，但没有具体目的地，一路随兴，走到哪算哪。

2005年春天，我终于准备动身了，可家里人都很担心我的安全，毕竟这一年我已经五十六岁。再加上他们都没去过西部，印象中是个蛮荒之地，人也野性，如果发生争执，或者万一遇上个拦路打劫的，会出危险。我一再向他们解释，不会有事的，西部民风淳朴，人非常好处，不会有问题的。遇到麻烦，我会绕着走，不会和人发生纠纷。但家人还是不同意，说你如果一定要去，就要找个伙伴。没办法，我只好联系人，找了几个，不是有事，就是怕吃苦，或干脆就认为我这想法不切实际。五十六岁去流浪，太疯狂。后来，我想到一个人，就是无锡作家陆永基。陆永基是我多年的好友，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，他的作品不算太多，却非常讲究，尤其他的文字，老到、沉静而富书卷气，就像他人一样，瘦高、白净，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。如能同行，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陆永基也喜欢下围棋，水平比我略高，平日互有输赢，正好

旅途可以打发时间。我打个电话给他，没想到他一口答应，而且极为兴奋。我当然更为兴奋，终于找到伴儿，可以成行了。

我们本来从春天约定，尽快动身的，却迟迟没有上路。原因是陆永基因为单位的事，一时无法脱身。当时，他还任职无锡文联副主席、市作协主席（现在已是省作协副主席）、《太湖》主编，许多业务上的事主要靠他来做。时间一拖再拖，我在南京等得心急火燎。转眼时间已到了夏天。终于，我打电话告诉他，我要先动身了，你抓紧时间处理手头工作，随后来追我吧。永基连声说抱歉，说本夫兄你先走，我随后就来。

2005年7月7日，我终于踏上了西行之路。

2005年7月7日 阴 无雨 22℃

选择今天西行,真是一种巧合。1937年7月7日“七·七”事变,是一个国难纪念日。这几日看电视,全是这类内容。内心极不平静。六十八年前的今天,卢沟桥的枪声彻底击碎了和平的梦想,华北之大,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。岂止是书桌,老百姓平静的日子也没有了。这一天,也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崭新一页。那时的中国何其羸弱!今天的中国还说不上多么强大,但没有谁敢轻易向中国进攻了。现在一些知识分子,自诩为世界公民,好像一说祖国,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。如果世界大同,没有了国家的概念,当然最好,但问题是国家还在。一个人的命运和自己的祖国无法分开。一些人想做世界公民只是一厢情愿。美国插手全世界的事,并不全是好心,他们考虑的首先是美国的利益,这是极明白的事。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,但我是有祖国的,国之不存,家破人亡。常听父母亲讲起他们年轻时逃难的情景,日本人来了,一日数逃,在麦田里爬行几里地,衣服膝盖都磨破。一头牛来不

及牵走，被日本人打烂肚子，拖着肠子到处跑。赵家祠堂被日本烧过三次。十几个人被杀死，有的妇女被强奸，所以父母都特恨日本人。去年雅典奥运会，母亲来南京，老人家已八十八岁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就陪我看电视。奥运会柔道比赛时，中国女选手把日本女选手摔倒，赢了比赛。我指着画面讲给母亲听，她高兴得直拍手。第二天中午，我下班回家，母亲兴奋地告诉我：“今儿又把日本人撂倒一次！”我问怎么回事，妻子说是电视台复播昨天的画面，讲给她听，她也不懂，坚持说又撂倒一次。晚上再次重放，母亲指着画面喊起来，说：“乖！又撂倒一次。”一日撂倒日本人三次，母亲高兴坏了，弄得一家人哭笑不得。

六十八年并不遥远，中国人当记得。前不久给《上海文学》寄去一篇小说《石人》，就是抗战题材的，大约发在今年第六期。结尾处写六十年后才发现，当年幸存的石人在山洞里凿出几百幅浮雕，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。六十年尘封山洞里，这仇恨埋得太深了。中日关系如何改善？这是一段绕不过去的历史。

酝酿已久的西行，今天终于开始了。从南京乘飞机抵达西安咸阳机场。我没去西安，登上一辆大巴，直奔咸阳，仿佛一头扎进历史。

咸阳其实显赫，当年曾是秦之国都。九时半到咸阳，拉着行李箱转了一圈，找到一家旅馆，每天一百元，不算太贵，但比我预想的标准要高一些。我就想住这样便宜的旅馆。住下后略一洗刷，即出门在城中转游。先游了老街。所谓老街，已不见先秦踪迹，

只是一些清末建筑。街上有一家博物馆，进去参观了一下，有从长陵（刘邦墓）附近挖出的大批小兵马俑，还有一些秦砖秦陶，十分震撼。

下午打听想听一场戏。我酷爱豫剧。家乡丰县有梆子剧团，和豫剧同宗同源，只是曲调更高亢一些。其他角色都差不多，只红脸、黑头唱法不同。豫剧是本腔，梆子戏是假嗓子，听起来更勾人。我家乡丰县曾有个著名演员叫谢茂坤，就是唱大红脸的，生活中也是赤红脸，酷似关公，解放前就在苏鲁豫皖交界的几十个县极有名气。那时没有麦克风，全凭一副好嗓子，在露天野台上唱，能传出几里远。过去叫听戏，就是听。后来才叫看戏，因为多了灯光舞美。早先唱戏更重嗓音。谢先生也是身子凉，但嗓音绝对一流。他的红脸有膛音，就像后来的双音箱，宽厚洪亮，还有点沙哑，摄人心魄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，谢先生是梆子剧团团长，一个系统的，很熟，又因爱听他的戏，遂成忘年交。他的很多戏比如《生死牌》《潘杨讼》《肉丘坟》《单刀会》，我听过无数遍，几乎每一次都听得泪流满面。后来，我以他为原型，写过一篇小说《绝唱》，也是我至今最得意的小说之一。

咸阳应当有豫剧团的。我知道常香玉、马金凤等豫剧名家，解放前就常在陕西、青海、甘肃一带演出，西部有大量豫剧观众。在街头一打听，果然，咸阳有个豫剧团。按照指点，辗转在一条巷口找到了，门口挂着咸阳豫剧团的牌子，心里一阵高兴。伸头看看，大门内好像就是一栋宿舍楼，晾晒的衣服、管线乱七八糟